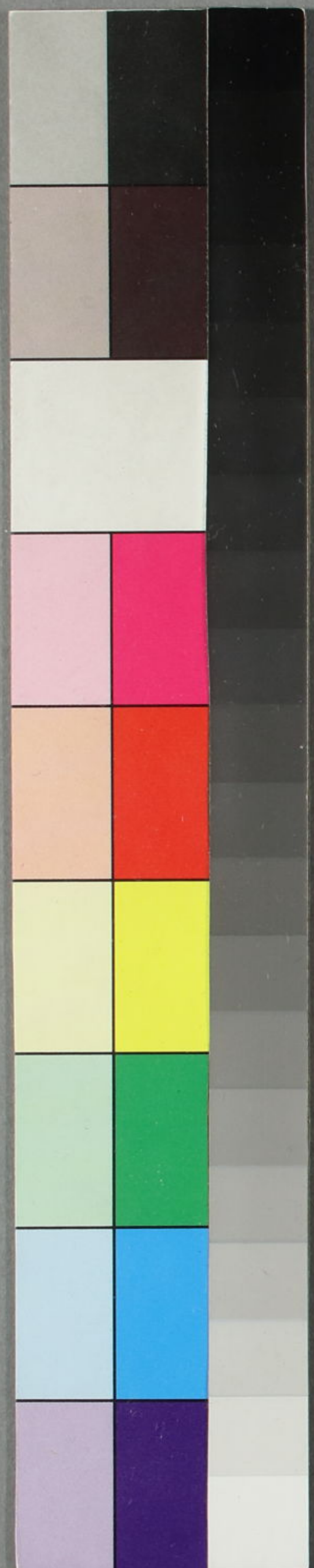




諸子彙函



十二



門 97
端 16
卷

諸子彙函卷之十二

崑山 歸有光熙甫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韓非子

觀行

古之人。日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

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皐。道無明過之怨。

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

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已。董安于之性緩。

善鳳阿曰此段
言人富就所不
足知以矯其偏
法術中頭腦處

諸子彙函

卷十二 韓子

觀行

陳子淵曰堯舜
賁育離朱烏獲
盜跖曾史等語
言雖已甚並夸
飾之詞雖後不
害

故佩弦以自急故以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
明主韋帶也束帶而以韋垂于裳則行多滯緩
弦弓弦也發矢瞬間百步佩弦以示急也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
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
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
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
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
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
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

程望微曰明君
不窮四句極善
斷義三以

姜鳳阿曰末幅
段上應看有法
力

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
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
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歿人主爲
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
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已明於堯不
能獨成烏獲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
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孫月峰曰此章論勢甚懇切

王鳳洲曰此篇凡三段自首至謂明主一段

自天下有信數至末爲一段大約前段重自
知其過後段重衆人之助而觀無遺矣

。大體

韓非子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
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
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
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
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
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
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
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糺樸不散心無結怨

王觀野曰此篇
似記軼舊馳
新趣然上乘

李于鱗曰追述
至安之世無爲

諸子集函

卷十二

韓子

大體

三

而白化如此正
是為君之大軀

羅整庵曰匠石
賁育一喻奇偉

王鳳洲曰意相
承而有逸趣

口無煩言。攻車馬不疲。嬖於遠路。旌旗不亂於
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
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
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
千歲之壽。操鈞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
育帶千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
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
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
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正。澹然閒靜。

王槐野曰至此
方露題面有法
力

林茂貞曰把天
地來引起大人
立意。命詞轉折
委曲如此。殆胸
中寥廓吞雲夢
八九者

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鼻。魚無失水
之禍。如此故天下無不治。
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
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
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
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
下交順。以道為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
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王鳳洲曰此篇辭既通顯。意亦醇細。不詭于

道庶幾此篇

湯義仍曰論治安之世長于鋪叙其措詞遣
調意到筆隨

內儲說七術

韓非子

呂頤德

張賓王曰儲說
六篇入休奇可
與管子百舍參
觀或曰此連珠
演連珠之托始

主之所由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
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
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
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由也觀聽不參則誠不聞
不參則謂偏聽一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各聽其所
人則誠者莫告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各聽其所
然則爲其說在侏儒之夢見龜侏儒夢見龜
臣所察其說在侏儒之夢見龜侏儒夢見龜
人不見此說辨哀公之稱莫衆而迷無衆故迷
公偏聽子瑕哀公之稱莫衆而迷無衆故迷
孔子舉國盡黨季孫與之同故齊人見河伯
亂是一國爲一人公之迷宜矣

宗方城曰此惠
施對魏王

孫月峰曰是連
珠之錯句者施
精隨蓋惟公子
有此奇

三才城曰此履
恭對魏王

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子惠
詐以大魚為河伯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今皆稱不疑則雷同
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聽
其患在堅牛之餓叔孫叔孫專聽堅牛故身而
江乞之說荆俗也荆俗不言人惡故嗣公欲治
不知謂不知治故使有敵故更貴臣妾以敵之
彼得敵適足以成其是以明王推積鐵之類積
朋黨為難更甚也疑為室盡以備矢則體不傷積而察一市之患一
市之人言市有虎猶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
未可信况三人乎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

宗方城曰此董
安于為趙土地

立要山口商鞅
令嚴奔火是也

至鳳謂曰太仁
太慈足以取亡

諸子彙函

卷十二 韓子

內儲說

六

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象深淵與子產之
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吉令故仲尼說隕霜對哀
公言隕霜不殺草則而殷法刑弃灰將行去樂
以宜殺而不殺故也而公孫鞅重輕皐公孫
池將行以樂池不專任而公孫鞅重輕皐公孫
謂輕罪尚不能犯則無是以麗水之金不守麗
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麗
有竊而獲其罪辜磔雖重罪不止也而積澤之火
不救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成驩以太仁弱齊
國成驩以齊王太仁十皮以慈惠亡魏王以魏
王慈惠知其必弱齊國也十皮以慈惠亡魏王以魏
必亡其身也管仲知之故斷死人知治國當言

宗方城曰文子
對齊王賞爵是
為消利器也君
固匪之不可以
示人

張宿主曰式怒
龜以故去鼎和
詐甚矣

茅鹿門曰心有
所利則惡有所

不用命者。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嗣公亦知國當
之。以一人。都。賞。與。薄。而。謾。者。下。不。用。謾欺。賞譽厚
而。信。有。下。輕。矣。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獸鹿唯
猶。人。臣。之。故。越。王。焚。宮。室。焚其室者欲行賞罰
命。而。吳。起。倚。車。轅。賞移轅者欲示李。悝。斷。訟。以
射。欲。人。之。善。射。故。其。斷。宋崇門以毀人。崇門之
而。與。善。射。者。理。也。故多毀死者也。句踐知之。故式怒。龜
人。故。式。怒。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使。人。為。
責。而。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鱸。是。以。效。之。拾

忘此必然之情

宗方城曰齊宣
王使三百人吹
竽。無。以。知。其
善。者

丘嫂山曰凡四
事皆用伺察以
得人之情

諸子彙函

握鱸而不懼利在故也。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
此。得。利。忘。難。之。效。也。則愚。智不分。直聽
不。反。覆。參。之。責。下。則。人。臣。不。參。責之。則人臣不
得。參。其。說。在。索。鄭。魏王以鄭本梁地。故索鄭而
索。梁。而。合。之。此。與。吹。竽。混。商。吹。竽。是。不。責。其。患。
在。申。子。之。以。趙。紹。韓。皆。為。嘗。試。申子為請兵先
韓。君。知。其。意。然。後。故。公。子。汜。設。割。河。東。韓王欲
構。三。國。此。非。計。也。而。應。侯。謀。弛。上。黨。應侯謀上
公。子。汜。激。君。行。令。二。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麗。
也。泰。王。從。之。此。上。二。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麗。
事。皆。一。聽。之。患。也。二。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麗。
散。謂。人。數。見。于。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使。
散。則。謂。此。得。主。之。意。終。不。敢。為。奸。如。鹿。之。散。

卷十二 諸子

內儲說

孫月峰曰佳語
不煉之煉

宗之號曰昭侯
一舉皆狙詐之術也

人問它則不鬻私。謂使此雖知其所為陽若不
不敢鬻其私。是以龐敬還公大夫。龐敬使市者
矣。鬻猶售也。而帶謹詔視輜車。帶謹欲知奉箭周主
警之。亡王簪。周主故亡王簪以商太宰論牛矢。太宰
牛矢以求聽。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而有所問
察之名也。則雖不智者。深智一物。衆隱皆變。于一物智之
莫不皆智也。伏之物莫不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瓜也。握瓜伴
變而露見。左右故必審南門而三鄉得。前必立南門之牛犯
之誠。皆得其同主索曲杖而羣臣懼。臣得曲杖下皮
清實。

孫月峰曰皆五
字句又畧用勒
同自奇

事廢子。使廢子愛御吏。西門豹詳退轄。謀遣其
清明之。便得彼陰懼也。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
稱也。其事以試。故陽山謾穆堅。偽謾穆堅。淖齒為秦
其所疑也。使詐為秦使。齊人欲為亂。伴逐所愛令。子之以
白馬。謬言白馬以子產離訟者。分離訟者便嗣
公過關市。便得聽察之稱。輪金
王鳳洲曰儲說雖十聖人之道不相中。然當
信可以鼓氣。罰必可以禁邪。巧伺可以得人
之情。纖言可以悟主。取其術而不取其心。用

之亦可以助政

○○外儲說

左上

韓非子

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必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山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鳶。謳癸築武宮。朱王築武宮。謳秦不倦。上問之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王召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何也。對曰。王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適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天藥酒用言。明在聖主之以獨知也。良藥苦口。而飲之可愈。已疾也。愚言拂耳。明主聽之。可致功也。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

茅鹿門曰。約攝
精闢此画工縮
地法

諸子彙函

卷十二 韓子

外儲說

孫月峰曰宣法
三皆知字又非
字間三皆字

汪有虞曰一句
為一義如鐵珠
細玉串穴八寶

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
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
人爭年也是以言有鐵微難而非務也故季
惠宋墨皆畫筴也論有迂深閑大非用也故畏
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
稱卜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
壞虞慶為屋匠人曰塗濡而椽生宏卑慶曰不
然屋益尊而壞慶將為屋匠人口材生而塗
然成有間而果壞范且窮工而弓折范且曰伏
路絃三日而犯機是暴之甚始而是故求其誠
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

孫月峰曰章法
更圖

陳子歸曰次拾
成一片

者非歸餉也不可兒戲塵飭塗焚然至日晚必
歸餉者以可戲而不可食也
夫挾相為則青望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謀
取庸作者進美美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
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廖
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鐘鼎之銘皆潘潘當
作番
吾之跡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
者力也蔡杜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
曼於先王或者不宐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
人得車輓也得車輓者才識而問于人對曰車
輓又得其一又問一人亦對曰車

宗方城曰佐戈
者鳥至固先以
其德摩之鳥驚
去而不射也

孫月修曰事
而語宣與他段
迴異

輒問者以為欺衛人佐戈也。小子妻而弊袴也。
也及與之鬪。曰象故袴妻因毀其新。今如故袴。而其少者
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為小而世意之六者有其
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
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
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
也。也。郢人夜遺燕相書。火不明。命舉燭。舉燭非書
也。意尚明。燕相也。燕王詭歸取度。鄭人忘履事
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歛之是以功外
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於

山環山曰王登
言平可謂以文
學治以尊貧稱
矣

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
胥已仕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
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托
慕者國之鍾。叔向御座平此三士者言襲法則
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
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
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
有難不被甲禮則情修耕戰功不禮則周主上
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

宗方城曰魏昭
王欲典官事孟
嘗君曰何不讀
洪昭王讀十餘
簡而睡臥矣

宗方城曰文公云救饑奈何箕曰信名信名則

宗方城曰擊鼓
烽火戲諸侯

之奚聽也。昭侯曰法度不易行申子曰君設法度而聽左右昭侯曰今知結奚聽之

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

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

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二故明主

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曾子之妻之市子隨之而泣母曰爲汝殺彘曾子捕

彘殺之妻曰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聽父母之教今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

教也遂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

孫月峰曰精削同內儲而更增波折

王鳳洲曰此篇凡六段自首至獨知也爲二

段自人主之聽言也至非歸向也不可爲一段自挾相爲至皆歸取度者也爲一段自相之所在至李疵視中山也爲一段自詩曰至昭侯之奚聽也爲一段自小信成至未爲一段六段並連類此物櫟括成文者也

張賓主曰諸難皆托有理之事說爲辯駁以恣橫顛倒以見才耳利口覆邦非邪然可長人慧巧益人筆力

段六段並連類此物標括成文者也

入慧江益入華水

志對賈國以貝卡耳休口賈賈非賈然同身
張宣主曰賈賈皆非賈賈之事皆為賈賈以

外儲說

右下

韓非子

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何以明之以造

父於期既善馭馬又能忍渴及子罕為出羣

亦威一國畏之因纂君田恒為圃池擅行賞人歸

亦分國池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其

車田遠成竅之其琴也王良造父善御者使良

鼓琴者使連鼓上使竅機下不能成曲其故也

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君明於此則正

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誅罰生

趙定字曰藏珠
碎錫屑見雜出
不置

陳子淵曰駢麗
整飭天成

諸子彙函

卷十二

韓子

外儲說

上

楊升庵曰此數
十一人一錯
勝子他經

陳子淵曰整訪

於罪。罪著則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
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
主情。但當自求理以告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
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田鮪
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故敎田章。鮪敎子章
自富利。君而公儀辭魚。曰受魚必有下人之色
身自利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
明主者鑒於外事。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
齊王。以令燕王專在子之。人主鑒於上也。而居
者不通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
王言禹傳位於益。

王槐野曰有次

終令啓取之

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

衣於族而况借於權乎。

方吾知人皆知已不與

家恐其因同而擅已。

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况

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

王國中

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

如周行人之却衛侯

也。衛君辟疆朝周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

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

有獨善之民。

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殷不聞有亂

民而有獨治之吏。

子率以正故明主治吏不治

唐荆川曰仲尼
云虛名不以借

孫月峰曰明快

諸子景函

卷十二

韓子

外儲說

言

何解圖三喻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下事

唐荆川曰見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勢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

民吏治則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動引網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收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駕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成驚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吏榜槩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威勢輕臣擅名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粱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

張望子曰中飽字青

宗方城曰延陵乘舟龍枕文之進退兩難造父泣曰古之治人亦然

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及公巡人見有飢人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宮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前礙飢後礙却遂有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

王鳳洲曰此篇五段自首至田連成竅之共禁也為一段自治強生于法至公儀辭魚為一段自明主者鑒于外也至周行人之却衛

侯也為一段自人主者至饑主父也為一段
自因事之理至末為一段其體一如前二儲

○○○難一

韓非子

王槐野曰凡九
章設難皆借古
人以發己意要
歸於刑名也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
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
君子不厭忠信禮繁縛故曰繁禮唯忠信戰陣
之間不厭詐偽非諂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偽也君其詐之而
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
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
田偷也苟且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
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為文公曰善辭

陳子淵曰扁內
皆以或曰字起
辨難

孫月峰曰一層
翻作兩層更覺
鮮濃有態

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
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
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
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
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
又知萬世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
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
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
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

楊升庵曰先揭
實語梓入雍說
有雙折之巧是
射鵰去

孫月峰曰命盾
處見勁

楊升庵曰捲得
緊峭

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
而身定兵彊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
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
息拔拂今日之歎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
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
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
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
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
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

孫月峰曰作解語似近冗長然却是因處不然恐帶大勝

功邪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邪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歷山之農者侵畔。舜世耕焉。暮年叨畝正。相謙故正

唐荆川曰此舜之化民也

河濱之漁者爭坻。

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

舜往漁焉。暮

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

苦窳惡也。

舜往陶焉。

暮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

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

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或問儒者

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

尼之聖。堯奈何。

堯在上。容人為惡。仲尼謂堯為聖者奈何。

聖人明察

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

窳。舜又何德而化。

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

舜之

趙定宇曰難中又設難

陳子淵曰戰國時為此說以攻擊儒者

楊升庵曰又設說喻妙

汪南溟曰非之七意在此然欲

不為舜又何難哉此辨太恭

歸震川曰難易創重何以爲治

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不猶之說也。且舜救敗。堯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今日中程

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暮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

管子曰三子
不愛子不愛身
不愛親則於君
可知矣

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
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
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
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弃其母。久官不歸。
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
久。言蓋藏許事。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歿
桓公弗行。及桓公歿。蟲出尸不葬。或曰。管仲所
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
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

趙定字曰辨甚
巧及仲更警切

月峰口上是
折諸病下乃辨

治理
趙定字曰信賞
必罰以度數御
臣此韓非本術
信管仲以發之

劉曾孟曰君臣
說伴市道詭而

管子彙編

卷十二 韓子

難一

下

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歿方以爲其主者。
不愛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歿力。安能愛君。
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
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歿。公子糾。度其不歿。桓公
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
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
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
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
也。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歿力以與君市。

奇於傷慨甚切

陳子淵曰蘇老
是論本此

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
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
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
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五非。
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
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
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
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
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

丘要山曰如此
用人則賄賂不
行公道昭矣

何修圖曰赫子
出圍之功蒙賞
賞其功矣

尊貴而進。大臣不因左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
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
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下賞當可罰罰。無所蔽塞也。安有
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
故曰管仲無度矣。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
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
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
國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
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

諸子彙函

卷十二 韓子

難一

七

趙定宇曰國新
破木可行法襄
子之賞權也韓
子之言常法也

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竈，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在，是襄子失罰也。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

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

臣有不驕僅令臣明禮非有善可賞也

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辜。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噫，是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或

楊升庵曰師曠
其師曠耶撞琴
幾于擊斃

丘明曰此論
可為定案

羅整庵曰師曠
之諫不以為忠
而又以為逆亦
師曠自家不是

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
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
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
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
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
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
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
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
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乎

姜鳳阿曰誅諫
臣則為過容送
臣亦未為是

何啓圖曰湯之
三聘先主之三
顧公桓公五往
能勝之手

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
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絀
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乎公失君
道師曠亦失臣禮矣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
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
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
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于是五往乃得見之或
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二
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

孫月吟曰戰國之俗不離卑諂其立論如此

何洛國曰桓公五往雖動無益

亂道為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昔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更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

刑德修而隱不為刑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

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

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士侮君之

俗致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

仁義靡筭之役晉代齊也韓獻子將斬人邾獻

子聞之駕往救之北至則已斬之矣邾子因曰

胡不以殉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邾子曰吾敢

不分謫乎或曰邾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謫也

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故故舉人法之

孫月吟曰此段甚精細止當辨雖無遺漏可謂

趙定子曰辨結之文無有如此者

孫月峰曰但即
意翻出絕無根
語而宛轉有勢
味態不窮最快
勁

張真玉曰辨舌

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臯人而勸之以殉。
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殉又不辜是重不辜也
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邾子之言非
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臯人邾
子奚分焉。斬若非臯人則已斬之矣。而邾子乃
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邾且後至也。夫邾子曰
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殉既不辜
益得一謗是何言分謗也。智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
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此助為虐更益謗也

張真玉曰談鋒

湯升庵曰勸殉
本激語轉云分
謗乃成倏然言
分謗已辭謗矣
是元自謗韓已
謗愈重故云益
謗

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且
望邾子之得之也。望邾子正今邾子俱弗得而
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邾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
也。且邾子之往救臯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
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
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
得邾子之所以分謗者也。桓公解管仲之束縛
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
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

王視野曰一段
中前是敘事下
是斷詞

楊南峰曰管仲
欲明王法必尊
而後可是後
添運上器小不
知此也

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

唐荆川曰：以君
勢行於國中，何
夏更食何處不
親

姜鳳南曰：用
其人雖有政而
列不爲多用失
其人雖有政而
竟一人足以亡
國，應所用何如

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官之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三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導尊則避卑則就。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訕乎民明。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韓宣王問於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穆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翟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

耳。穆留謂兩用
公仲公叔以事
事外市為詞知
不討忠邪實不
非探本之論

唐荆川曰歸結
不善知言有斷
系

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則國必憂矣。
或曰管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使
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
湯不王也。晉王一用淖齒而身歿乎東廟。主父
一用李兌減食而身歿。主誠有術兩用不為患無
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
無術以規上使其王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
郢之憂則必有身歿減食之患。是穆留未有善
以知言也。

難勢

韓非子

孫子曰文自
奇特且有感概

陳子淵曰惜涉
之詞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
與蟪蛄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於不
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乎賢者。則權
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
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
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
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而民不聽。至
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

者子景

韓子

難一

孫曰峰曰轉下
勢下雖然二
字更佳

趙定子曰辨難
何非曲細密

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平，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醴而螳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醴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螳之材薄也。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

孫月峰曰：排句
態乃出

孫月峰曰：董法
甚錯綜

諸子彙函

卷十二 韓子

難勢

二五

之勢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於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八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

王槐野曰一喻而本意了然

茅鹿門曰提出喻中字眼妙

爲匹夫未始一行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

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于自然則無爲言于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得勢而亂吾紂以堯桀爲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

楊升庵曰此段確後立難語中設語

王鳳洲曰鎖何
起下舉莊子

王槐野曰設喻
迫切辨惑得創

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
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
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
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
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
之利物不陷也。有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
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
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天賢之爲勢。不可
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

宗方城曰兩設
問佳絕

王槐野曰未又
要歸於法度使
中主守之抱法
處勢力可以無
亂

茅鹿門曰忽插
一論

不禁之道。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在容亦
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踵
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于中。吾所以爲勢勢者
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
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
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
而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
夫治亂一與治而一亂千也。是循乘驥駟
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奔隱括之法。去度量

楊升庵曰有治人無治法今欲待法而不任人豈非難之字法也

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曰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得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然夫待越人之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

楊南峰曰四句作一句讀

孫月峰曰奇峭快勁以喻喻七妙

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千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弊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容議未及此論也

王陽明曰此篇五反首言賢人必待勢而後行次轉則言勢必待賢人而後用三轉謂賢

勢相反勢治則不肖不能亂勢亂則賢不能
聖一榦而枝葉扶蘇縱橫變化文既奇偉事
理亦盡先秦之文如此
孫月峰口章法甚錯綜

八說

韓非子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弃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
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弃官
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
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弃者吏有姦
也仁人者分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
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
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
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

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為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憎。處治事之官。而為其所然。則事必亂矣。

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詭使。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不可以為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華

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爲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能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

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惰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鉅。言國軍異器。方柄也。言櫜笏之儀于戚之舞與大方柄。鉅不相稱適也。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千城距衝。不若堙穴伏藁。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脩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珣珣而推車者。珣音堯。屋屬。珣音挑。挑音堯。屋屬。珣音也。以上古摩屋而耨也。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

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
 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
 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
 之軌非也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
 不行推政難法所以制事所以名功也法立
 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
 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
 無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
 軍之乘乘謂其半也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

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弃髮
 除者傷血肉為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
 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
 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
 於寔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
 害之言而務無益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
 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入多少衡不能為人輕
 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
 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者是境內之事

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愛養之也。然則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筭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

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個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為活餓者也。不能辟

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爲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厨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

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鼯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上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

得也。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定。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

王鳳洲曰：此篇凡九段。首段作一冒頭。後分八段說立法處。其細密句句精神。字字斟酌。小心之文。

湯義仍曰：人情感于拂意之事。則憤懣之詞不一而足。言之懇詞之刻。蓋以求舒其不平之氣。而不暇詮次耳。文字不存簡省。徃復爲難。次而不次爲尤難。次而不次。惟深于文者得之。

王鳳洲曰入經

唐荆曰不懷愛
之官說是慘刻
之本

羅整菴曰天鬼
二字用太奇

者子真前

。因情一曰

韓非子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潰；賞罰不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術不用，則權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不可測也；其用人也，鬼如鬼之陰。天則不非，誰能非之；鬼則不因，能因之。密既陰密誰勢

卷十一

因情

四

王鳳翔曰重誅
嚴惡極則畢露

行教嚴逆而不違。雖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毀譽一行而不議。毀譽一行而天下不敢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營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耻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公舉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楊升菴曰篇內多怪字譎字蓋言術也韓子嘗曰術者人之所執羣臣不得爲知也故多

○○○主道結智

韓非子

王鳳翔曰八經

王鳳翔曰機勢
如貫珠

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君之一人之智力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不知任衆而用國也。則私勞不中則有過下君盡已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聽則毋墮釋之累故使之諷諷定而不怒是以言陳之由必有筴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

韓非子

卷之十一

主道

韓非子

李于鱗曰為臣而上不因君得無悖乎

功見而謀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辜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則下盡下盡則臣上不因君而主道卑矣

茅鹿門曰逐段分駁辨析

起亂

韓非子

王鳳洲曰八經三

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異為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則君勿稱制后姬子姓則強庶逼兄弟則公子檀國大臣則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廢亂輒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貳嫡也權籍不失兄弟不侵權柄國籍下不一門大臣不擁制則不得權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

茅鹿門曰權籍者人主之利審也奪之旁亦專于色授是謂之因

茅鹿門曰

二韓子

起亂

星

三國志曰劉琨
內無所恃
刻畫痛快

外內也。外曰畏。外臣行威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曜重帑。則外不籍矣。爵祿循功。請者俱。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貴帑。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下失。小不除。則大誅。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歿傷名。則行飲。

三國志曰遊禍
神賊增亂卷禍
神威此五患無
人計發

食不然而與其讐。此謂除陰姦也。緊曰。詭曰易。聲見功而賞。見臯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僂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臯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微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踣。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醢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

方明齋曰結上
內外有照應有
制

卷十一
方明齋曰收二
卷

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
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
愛則起內若藥

楊升庵曰指畫亂形千古若鏡文之奇勢乃
掩長沙之涕

立道

韓非子

王鳳洲曰八經
四

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折
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折之微足
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微在
比周而賞異也誅罰而舉同言會衆端必揆之
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
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
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舉
件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握

陳子淵曰一句
一徹凡十六條
顛倒雜出欲以
得入之情

卷十一

韓子

立道

是

瞿昆湖曰叙十
六術句法古勁
叙法絡繹

明以問所聞。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論
反以得陰奸。設諫以綱獨爲。舉錯以觀姦動。明
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
鬪以散朋黨。深一以警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
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臯辟臯以止威。
陰使時循以省衷。漸更以離通北。下約以侵其
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
吏。遺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
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

則術不行

孫月峰曰。此篇搜盡用術之事。

言二言四 卷十二 吳

五 王鳳洲曰八經

唐荆川曰和民之性正戕民之生也

參言

韓非子

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明王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喜見之見謂不密也。上道者以彼之十得我之一難測也。

諸子彙編

卷十二 韓

參言

是

王鳳洲曰不通不見下道上道生之實生之名如此議論猶云福善必聞悖矣

聽法

韓非子

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訥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眾籍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故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

王鳳洲曰八經

李于鱗曰訥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亦說難之旨

丘壘山曰督用課功亦法術

維一峰曰人至
笑一頓一笑云
喜已怒難乎
為下矣

李麟曰好不
除好之術

為誣誣而臯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
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
以內一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
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變之後以
得毀譽公私之徵眾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
避臯故眾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
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明主之道臣不
得兩諫必仕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
無道進矣取一以避罪雜陳眾說以
符君之自擇欲以避罪也

陳子思曰此篇臣巧詐以伺君君設術以御
臣防之又防設盡御臣之術

○○類柄

韓非子

王鳳洲曰八經七

王瓊山曰上段貫珠下段刻實見脫換之妙

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為官。擅為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則取之賢於官。能守官則贊揚之賞於功。言程之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仇讐。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者毋音里。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

羅一峰曰見賞
罰不可紊

何啟圖曰畏禁
即厲王防川也
國安得治

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
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
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
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
名必在乎爲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
榮於賞之內。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
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楊升菴曰。此篇大意言上明則法行。法行則
無重人而賞一秉于上。民自畏其禁令而法

無不行矣。

王鳳洲曰。申不害云。妬妻不難破家。亂臣不
難破國。一妻擅夫衆妻皆亂。一臣專君羣臣
皆蔽。云云。直與此篇相表裏。

王鳳洲曰入經八

陳子淵曰兩相到

趙定宇曰存義
無慈仁專行法制

諸子彙編

卷十二

韓子

主威

五十二

主威
 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
 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狠觸而榮於輕君之
 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
 故下明愛施而務賅紋之政貨賅是以法令墮
 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賅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
 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
 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
 以家利為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

韓子

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王鳳洲曰。八經每篇逐段爲支節。意不相屬。詞不照應。非一片起伏首尾之文也。孫武子書亦然。一句一義。如串八寶。纖珍碎玉。間錯而不斷。攢簇會一處。若非之。此八篇則是也。但其用字用句。頗崎嶇譎怪。不可爲後學依。

據耳

湯義仍曰。篇中直二扇。格前扇爲無常之國。後扇爲有道之國。前扇則尊主威。後扇則抑臣下。



。五蠹

韓非子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蠃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

羅肇曰通篇
修盡五蠹之害
至尾方始說出
名目來

論二篇

卷二

五

陳子淵曰每種皆從古字說起
唐荆川曰脫胎
極骨之妙

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
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
古。而在扶世。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
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
其來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
國笑。今欲以先生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
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艸木之實足食也。婦女不
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
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

楊升菴曰喻妙
更明爽

孫月峰曰文字
不貴迂談。須以
近人情切實事
為主。此文近之

趙定宇曰李則
阿五世多稱引
此語

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
木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
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
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
食。藜藿之羹。冬日麇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
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為
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
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
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

者下集

卷二

韓子

五蠹

五

楊升菴曰二語

滿開之曰述五
非字有態

張賓王曰圓轉
變化百出百旁
而條理秩如抽
絲文彩扶疎氣
勢蓬勃

縣令一日身歿子孫累世繁駕故人重之是以
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
薄厚之實異夫山居而谷汲者腰臘而不相遺
以水谷水難得故節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
澤者苦水故買故飢歲之春幼弟不饑幼弟不
饑之功使決竇也故飢歲之春幼弟不饑幼弟不
饑之饑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
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
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
薄也重爭土素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

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
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太王
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
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
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
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
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
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
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

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鉅距者及手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辨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辨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辨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

不得行二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騁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處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

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爲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

趙定宇曰喻最切

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及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子則七十也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

寶王曰君其
胎換骨之妙

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銷金爛雖多跖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弃而不掇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

楊升庵曰何害

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之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梟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廉有廉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居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梟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

趙定字曰廉貞
賢能皆民之私
行耕戰則公利
也

羅峰曰去取
相背誅亦相違
已極之甚

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
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
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
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臯而諸先生
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
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
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
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
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

孫月峰曰二段
皆喻不可以私
法害公法

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
臯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
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
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
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
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
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
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
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

趙定字曰蒼頡
制字說起更妙
無中生有

羅峰曰並舉
相友

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
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
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
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
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
不而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
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
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
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

羅峰曰並舉
儒俠相繼國游
俠之風尤盛太
史公亟稱之

茅鹿門曰微妙
之言

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
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
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
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
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
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
梁肉。短絙音豎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
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
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

唐荆川曰重賞
嚴誅即富厚
相利威勢相悞
是脈絡貫通處

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
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
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
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
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
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
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
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
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

趙定宇曰條論
士風訛切時事
如隔垣而洞五
藏

唐荆川曰複句

陳子淵曰百口
流乎有匍匐赴
救之意後世數
人

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
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
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
衆。其談言者。務爲辨。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
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
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
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
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
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

張賓言愈激

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

微語故謂之。蓋亂世之文也。春秋之末。戰國之初。恐未。如此。然御臣之術。盡于八篇。

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彙。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內稱惡。以術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皆非。有分。從。之。黨。則有仇。讐。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強以攻一弱也。而術者事。

諸子彙編

卷下

周五蠹

三

愈弱言辭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
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其力以從
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
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貴也
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
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就而不爲也是以百人
事一國之際恐未及一校此然將引之併盡千人爲
一國之計則之所益廣世之文也春秋之末

韓子章函
外不行法

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創
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執
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
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
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
內稱惡以術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
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讐之患而借力
於國也從者合衆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

趙定字曰以前
說許多言談之
事後卒歸于從

姜鳳阿曰詳是
不行法之弊為
禍不淺讀之凜
凜

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
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
實。則舉圖而委地。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
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
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
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
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
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
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

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
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
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
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
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上一句下事未成。則爵祿
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矰
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
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
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

唐荆川曰。仍是
說難之肯

李于解曰治強
必在行法術如
是

丘璣山曰喻切
而遊

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主。者。能。攻。人。者。也。而。安。
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
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修。也。今。不。行。法。術。於。
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
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
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
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
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
為。從。朞。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

二鳳洲曰此叙
行法術

李于解曰又轉
人不行法術

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
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
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
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
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
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
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
之。故。計。皆。就。安。利。皆。辟。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
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

諸子集要

卷十二

韓子

五書

下五

遇定乎曰民之
遠戰求得者國
之賞罰不必而
公法不行也

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
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
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龔當塗者則求得求
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
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
遊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
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
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
聚劔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

陳子淵曰到此
方說出五蠹名
目

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
王之道以籍仁義成容服而飾辨說以疑當世
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
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劔者聚徒
厲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近御者
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
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
待時而作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
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

楊升菴曰未結
出五蠹文陣雄
整殆不可憾

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楊升菴曰：非見五蠹之民淳言亂國，遂謂詩書不如法律，仁義不如耕戰，至于去文學而以更爲師，以法爲教，皆憤世之詞也。而其流遂爲焚坑之禍，而非亦不知其至此也。若其文之怪奇高妙，則西漢以後不如遠矣。張賓王曰：五蠹頭學篇是韓子絕妙文字。

陳孟常曰：寬則
冠名譽之人

吳勉菴曰：是非
並善無收，是人
並不明于公私
之利，不察當否
之言，故有此等
之患。

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巴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說不關爭，取不隨仇，不差圉圉，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祀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祀之，自愚誣之學，謀反之辭，事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內

王槐野曰設此
民間一段立論
切事理近人情

孫月峰曰四不
可得本是平鋪
陳而中間錯綜
頓挫脫去畦徑

潘南溟曰寬則
寃名蓋人之意
則用介冑之士
所養非所用所
用非所養一篇
主意在此數句

孫月峰曰陡折
精絕有力

諸子彙函

卷十二 韓子

顯學

六十二

四十二

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襍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所襍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听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飢饉疾疫禍旱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侈也。侈而。侈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歛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侈也。

顯學

韓子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歿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八儒。下列。自墨子之歿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

楊升菴曰二君
句痛惋欲絕竟
當時儒可坑墨
亦可承

孫月峰曰合上
二意轉入今論
波瀾固不穷

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
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
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
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
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
先王。必定堯舜。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襍反之
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
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
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

乃更竟神乘溢
出

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
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
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
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
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
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主事。不可得也。藏書
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設世主必從而
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
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

何啓圖曰此段
總足後段所云
所養非所用所
用二句俱是切
確議論

陳孟常曰此段
愈憤悶愈激切

張賓王曰收前
四段甚得力

趙定宇曰此言
听典用相反

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
名。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
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
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鬪。
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
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
主之所於學也。若是其言。宣布之官而用其身。
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
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

趙定宇曰引事
言空談不可用

焦弱信曰曲折
往復引事設喻
說盡世情字字
精

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
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
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辨。
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
失之宰予。以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
之新辨。濫乎宰予。而世工之聽眩乎仲尼。爲悅
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
之辨。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辨。而有長平
之禍。此二者任辨之說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

楊升菴曰振筆
發彩

陳孟嘗曰此論
非胸襟闊闊
事經歷不能透
徹如此

區治下能以必劔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
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投車
就駕而觀其未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客服聽
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
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
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
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
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
百萬不可謂彊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

楊升菴曰句欲
穿石

謂富彊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
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
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
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
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
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
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
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
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

趙定宇曰李斯
嘗稱此以媚二
世

陳孟常曰思不如威之喻

楊升菴曰文情如頽波崩烟

焦弱侯曰言民不自善必以法驅之

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

趙定宇曰喻仁義性生不可享而能

陳孟常曰喻仁義必假修飾

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主。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喻。也。夫。喻。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嫫。西。施。之。美。無。益。吾。而。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

陳孟常曰喻世
需虛談不可用

楊升菴曰極其
賤儒使緩殊者
丁處生活非真
愛人

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
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視人曰。使若千秋萬歲。
千秋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微於人。此
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
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
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
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
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
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

趙定宇曰此喻
民智不及不可
與慮始

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
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
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別首。則腹痛。治則加
痛。不捌。則寢益。潰之。披。而別首。則必
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不知
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州。
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
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飢
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

丘瓊山曰韓非
論治國在務修
明其法制執契
以馭其臣下富
國強兵以求人
任賢

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知之而不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智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誦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誨。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汪南溟曰。如黃河奔流。勢不可禦。而分支分派。摠歸一途。有喻必奇。有轉必逸。自南華而

下。殆難湊泊。

董思白曰。議論甚暢。筆勢甚縱逸。然骨力鮮焉。中間分六截。亦是水到渠成。未是篇法。

諸子彙函卷之十二

